

岁月凝香

■雨茜

这是城郊一个新辟的公园，我慕名而来。园并不大，四顾无人，只我一人踽踽独行。白色卵石铺就的蜿蜒小径两旁，五颜六色的格桑花夹杂着不知名的野草，疯长得有一人高。四处走动后，发现园中除了花草，并无甚可观处，欲就此离去，又颇不甘心，觉得有虚此行，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水池畔凭栏而立。

这半亩方塘的正中，一个一米高左右的喷泉水花四溅，如珠似玉的水花落处，形成一个圆形的大花。泉声潺潺，水花溅起又落下，随之形成的一圈圈涟漪无声地向远处荡漾开去。这是一方死水，水色暗绿，因了这眼喷泉，方显出些许活力和生机。水中有大大小小的各色锦鲤，无声地游来游去。近岸处，却有几丛荷花赫然在目，有的开得正盛，有的已至衰败，但不管盛衰，荷花皆默然而立，不悲不喜。那中空外直的空，仍擎着大如圆盘的叶、开得嫣然或凋残的花，兀自立着。

见了荷花，无论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还是孤枝独朵仍不卑不亢的淡然凝立，我总要驻足一观。

这几丛荷花，有至艳的粉色，如俏丽的佳人般红晕染颊而秀色可餐；有至淡的白色，纯白无瑕而不染凡尘。荷花，人们总慕其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确，明明深陷泥足，但荷花出水后竟亭亭而立，青翠如盖的叶，不见丝毫淤泥的黑色，就那么昂首向天，不忧不惧，仿佛不是来自腥臭不堪的淤泥，仿佛只是植根于清水中，所以才会

一一风荷举

有那么干净的容颜。

荷，把不堪的往昔踩在脚下，径自向蓝天白云清风日月生长。于是，小荷才露尖尖角时，就有蜻蜓立上头了；翠叶如盖时，便有游鱼戏于莲叶间了；荷花迎风怒放时，便有行人驻足观赏了。从泥泞中挣扎而出的荷，就那么从容地立于蓝天白云下和清风明月中，看天色蔚蓝，观白云悠然，随清风飘举，又与明月相映生姿。

这么遗世独立仿佛置身世外的花，竟然会有那么粉的花色！是灼人眼目的桃花之色，是看了让人心旌摇动的粉，犹如在风中猎猎飘动的一面旗帜，让人心刹那间软下来也空下来，想起曾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某人，想起曾止于唇齿却掩于岁月的青涩往事……因这惹眼的艳色，又想与某人结一段旖旎尘缘。是的，看了那样至美的粉荷，或许突然莫名就期待一份纯真的爱情，如荷那样美丽，又如荷那样清纯。而某人在层层青碧莲叶前的一个回眸，那温柔的眼波让人沉醉，让人想在众荷之间，把一生都郑重托付。对此怡人美景，逢此花开良辰，又恰遇某人水样温柔的眼神，看风荷摇曳，闻荷香轻送，恐怕别无所愿，只是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吧！

又有荷花呈纯然的白色，如雪初落，碧叶白花，清清白白。它们从黑色的淤泥而来，但毫不沾染，洁白无瑕，白得耀眼，亦白得傲然。谁说近墨者黑？这近墨之荷，有着独特的风骨，那份凛然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往事暗如黑夜，但如果能穿越黑暗，焉知不会到达光明之处，以一身雪色，端然肃

立于人前？这一袭素白，不为博世人称赞，只为保持洁白的初心，以一颗素心，对纷繁的大千世界——万紫千红的无数花色，它独爱这雪白素净之色，不做千娇百媚状去讨好讨好谁，只为抚慰自己那一颗驿动的心。千荷万荷，临风而立，都只为那一点不泯的执著。风来时，随风飘摇；风去时，无语凝立。

荷，就是这么别具风姿：可以极艳，艳到想招惹天下人的目光，艳到欲触动看花人的心弦；也可以极清，清到不染尘埃，清到只可远观不可亵玩。这样风情无限却又与世无染的荷，正应了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：“我自风情万种，与世无争。”

风起时，便因风飘举而摇曳生姿；风止时，就默然而立，仍擎着或艳或淡的花，等风来或者不来，等月圆或者月缺。



扇面荷

周彦生作

流金岁月

村里那棵皂角树

■李春莹

儿时的文化生活很是单调，大都聚集在牲口屋和人们一起凑热闹，听他们谈天论地，那里俨然成了老少爷们的“新闻中心”，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鸡毛蒜皮，各有各的故事，各有各的绝活。

小时候，因为听多了鬼故事，所以总觉得村里的那棵皂角树带着阴森之气。上了高中后，虽然知道了大人口中的所谓鬼火便是“磷火”，但仍是胆战心惊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我怀着忐忑的心，来到那棵皂角树下。树很粗，也很高，两人伸开手才能搂住，说不出它的年龄，外观老态龙钟，枝干昂扬舒展，枝繁叶茂，青青欲滴，遮盖了一片蓝天。树就扎根在阳光充足、视野开阔的大队西边空地，老人和孩子们零星地坐在树下乘凉，偶尔有孩子们打闹和欢笑，构成了乡村恬静温馨的画面，散发出乡野气息。

皂角树记载着陈年旧事，记载着时光流年，记载着逝去的故人，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的成长。金秋时节，树上挂满了像风铃一样多的皂角果，有的像镰

刀，有的像豌豆角，三五一串，婀娜多姿，摇曳在风中，沙沙地响，仿佛向人招手，告白丰收的成果。冬季叶落，光秃秃的树上留下黑褐色的皂角，树上痕迹斑斑，大都来自于砖头瓦块。村里的老人们说，皂角可以用来洗衣服，从而引来孩子们对树的“痛打”，把“投”下来的皂角带回家供洗衣服用。大风吹过，很多妇女和老人提着篮子，在树下捡风吹下来的皂角，爱好的女人们把皂角捣碎泡在水里，天然的“洗发液”就成了，洗发后散发着清香。还有把捡到的皂角两个瓣在一起，作为结婚吉祥物送给亲家的，也有用于取暖和烧地锅的，皂角像碳一样特别耐烧。老医生贞子大爷说，皂角刺满树都是宝，可以治疗腰腿酸痛、大肠便秘、下痢不止、肠风下血，皂角刺还有消肿排毒的作用。

走过他乡，看过村景，故乡的皂角树，总萦绕心中。剪不断，理还乱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生活的富裕，家家都建起了小别墅，“新闻中心”没了，讲故事的人只剩下两三个，那棵记载着全村事宜的皂角树已不复存在，而关于它的故事，总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诗风词韵

我在人世间等你

■谭教国

从未料到，会有一个身影
塞满我的心之空间
从未想过，会有一个人
让我充满惊喜地期盼着

期盼，你第一声啼哭
将怎样响亮和清澈，贯穿长空
让我以后的人生充满欢乐的五彩乐章
期盼，你第一次睁眼
满含灵性的视线，印记下灿烂的晨曦

人在旅途

“深山村姑”魏沟

■特约撰稿人 孙幸福

汝州、襄县和郟县交界处，伏牛山东麓，有座紫云山，由九山十八峰组成。在山高沟深之处，有个小山村叫魏沟，原始古朴，幽静秀美，恰似“淡淡妆天那样”的美丽村姑。

第一次去魏沟，是几年前秋天的一个周末。进入紫云山，生长最多的是榉树、栗树和刺楸，夹杂着黄栌、柿树、黄连木等，时逢金秋。层林尽染，红黄相掺，艳压春花。路边的山崖上，长着山荆、野杏，其中点缀着玛瑙豆一样的小红枣，十分养眼。在一处高高的山头上，有座采石场，再往前，有条蜿蜒向下只能通行一辆车的土石路，路尽头深处，就是魏沟村。

穿过村子，是一条基本无水的十几米宽的干溪，村民们背山面溪，分居两岸，中间有两座小桥相通。村中有一间房子的小卖铺，石桥旁有一棵树龄600多年的大槐树，挂着“古木保护”的牌子和树种名称，村里村外共有挂牌保护的古树20棵，有土槐树、黄连木、榉子栎和皂荚树，树龄500-700年，证明魏沟至少有700年的历史。村里的青壮年都打工去了，只剩些老人、妇女和孩子。村主任倒是在，我问他这里为什么叫魏沟？他说不清楚。但村里没有一户姓魏，有点奇怪。

魏沟村最多的是石头。环村一圈都是漂亮的石壁，随便一拍，都是风景，村里尽是石桥、石路、石碾、石磨、石房、与郭亮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而这些，在魏沟村甚至不值一提，因为村里村外遍地奇石，有眼光肯下力的几家村民，把这些奇石集中堆放一处，在纯朴的山村来说，这就相当于申明了所有权。这些奇石，大的有一两吨重，小的也有几十斤，一个人搬起来吃力。这些石头大都符合“瘦、透、露、皱”的赏石口诀，搬到城里都是抢手货。除了村民找成堆的之外，还有许多地上散落的小块奇石，以及溪沟和地下半埋的大块奇石，都算无主之物，随个人的眼光和兴趣去挑选搬走。我在桥头边溪沟坡上捡了两块小石头，都只是五六厘米高，一块满身细孔，像极一头卷毛泰迪；另一块椭圆鼓形，被水冲得溜光水滑，正好放下边当小狗的底座。这两块石头组合一直摆在我茶室几架上，谁见谁说好。

返程时，在出山的国道旁，有一块挺大的场地，里面全部摆放着石头，有石碾、石磨、石碾、石臼等，更多的是紫云山的奇石，当然少不了魏沟村的石头，我花300元买回来两块类似干层岩的奇石，其中一块只有30厘米长，但上部奇峰嶙峋，气势非凡，中部窍穿互通，

在我的未来写满无法抹去的斑斓色彩
期盼，你第一次迈步
用稚嫩的脚步，踏出清晰的脚印
在这人世间刻上快乐纯真的印痕

宝贝，爸爸期待你的到来
期待带着你学说第一个词语
期待带着你品尝酸甜苦辣
期待带着你看遍尘世繁华
爸爸期待着，期待着你的到来
我，在这人世间等你

心灵漫笔

■左素莉

那年初春，我牵着春风芳香温软的小手，走进一个又一个新建的住宅小区，想选购一套房子。我走进了这个小区。小区种植了很多低矮暗绿的植物，叶片密集，枝叶间开满了晶莹的小白花，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上涌动的一朵朵白色浪花，我心中顿时泛起无限温柔。我在这个小区买下一套房子。

搬进来居住，已是四年后的初春。早晨来到阳台上，发现小区地面上、楼房上、常绿及华叶尽脱的植物上，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春雪，清雅而矜持，与这个世界相拥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春雪刚融，又是在自家的阳台上，我看到楼前一株不起眼的树上，盛开了一树洁白硕大的花朵，光芒耀眼，灼痛了我的眼睛，竟然是白玉兰。天空湛蓝，皎白的花瓣映衬着蓝天，这份素净与端庄竟有撼动心魄的力量。白玉兰拉开了小区花事的序幕，各种花朵竞相开放。购房时看到的小白花依然在楼前蔓延，晶亮的花朵总在我的梦里闪烁。粉白而天真的杏花、桃花，洁白而端丽的梨花、木瓜花，深郁而娇俏的紫荆花、海棠花……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朵，在小区的院子内，共同弹奏着春天的交响，热烈、抒情、斑斓，弹奏出春天的本质。空气里充盈着清新芬芳的味道，可浅饮、可深酌。进入四月，院子里很多花都凋谢了，紫藤花优雅登场，像端庄的淑女，在院子的隅隅一隅。一院的繁花总让我心怀感恩，让我在深夜里流下幸福的眼泪，我知道，春天时，我的泪水，由花香凝成。

这个小区，四季都有花朵绽放。夏季小区内花朵，以艳红色为主，比如石榴花、月季花、蜀葵

佳所的话

花等，如同一团团小火苗，在风中摇曳，在我暗淡的心里涂上一抹抹霞光。随着灼热的风渐趋冷冽，八月底、九月初，满院流淌着桂花的异香，浓郁而甜润，难以想象，这些金色的小花竟能酿出这般醇美的清酒。冬季的深处，金黄的腊梅冲出寒风和冰雪的包围，纵情绽放。一年四季，都可在院内赏花，满院的鲜花为在时光中奔跑的生活献上真诚的花环。

小区里，还栽植了高大的梧桐，有翠竹依墙生长，还有气质高贵的香樟树。梧桐是很能体现中原四季分明特色的树种，春季时，枝头萌出一片惹人爱怜的鹅黄。夏季时，阔大的叶片浓绿欲滴。深秋时节，叶片斑驳枯黄，一阵风雨就能把枯叶扯下来，在地面铺上厚厚的一层枯黄的意象。到了冬季，叶片脱尽的梧桐有水墨画的韵味。对一个小区而言，翠竹是不可或缺的。每个热爱文学的人心头，都栽植了一片翠竹；每一竿翠竹，都藏着一个枯瘦洒脱的灵魂；每一阵风拂过，翠竹都能弹奏出干净的诗句。站在香樟树下，会闻到淡淡的潮湿的香味，下雨的时候，香味格外浓郁。有时候，我会摘下一片香樟树的树叶，揉碎了，去闻散发出的浓烈的芳香。夜晚，我经常在小区内散步，高大的楼房很像一座座山，而我如同置身山谷，小区内非常安静，只听到草木低声交谈的声音，有一种禅意抵达并驻留在心头。

一直认为，花草树木都是有灵魂的，在滚滚红尘中生活，我们需要它们的陪伴，需要这些唯美、安静、清澈的亲人居住在身边，静立在心田。家中是一定要养花草的，入住后，我先买来一盆白鹤芋，开了三朵花，花瓣洁白，花蕊金黄，花朵形状

很像张开的白帆，飘曳在梦的海上。一定要养的一种花，是兰花，养了一盆金边吊兰，买回不久就开出精致的小白花，这种花盛放在中国文人的心野，盛放在唐朝的诗歌中、宋代的新词里，雅致端庄，香远益清。还买来一盆月季，花朵金黄，竭力释放出体内蓄积的所有阳光。初夏，买了一盆盛放的茉莉，放在卧室的窗台上，连续多个夜晚，我都能拥一杯芬芳入眠；买回以后，一直只用清水灌溉，从未施任何肥料，以为，不会再开花了，进入八月底，它竟然又绽开一朵洁白的、矜持的小花，投入大海般浩瀚的孤独，从我的生命里划过，划出一道灿烂的痕迹。从超市买来一束白色的雏菊，喜欢雏菊这样清冽、散淡的花，没有繁复的花瓣，也没有傲娇的冷艳，清幽中散发着被秋霜洗涤过的干净的幽香，把雏菊插入玻璃花瓶内，注入清水，放置在客厅，与我的目光相遇时，奉上明媚秋光。

我喜欢待在收拾得整洁的家中，地板一尘不染，墙壁雪白，浅灰色的沙发散发出巧克力般甜润的气味。电视墙的壁纸上，褐色的水草和状如芦花的烟蓝色花朵在我心里轻轻摇曳，吟唱着古老的歌谣。每天，都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，会浅酌许久，把心情濡染成沉静的咖啡色，咖啡的溪流漫过我的心田，带走淡淡的伤感，并在岸边留下一颗颗糖。也会为自己泡上一杯清茶，喜欢喝金骏眉，有很好看的深红色的茶汤，拥有浓郁的香味，可以令我沉浸其中，忘记晨昏的交替和尘世的繁杂。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还要有诗歌和远方的田野。”有这样一处住所，还有宁谧与诗歌，我才更向往远方，走出去，一路看风景。

生活余香

自酿之乐

■朱秋平

夏末秋至之时，正是酿葡萄的好时机。我特意去葡萄园亲自动手，采摘了十斤左右新鲜且大而圆润的紫葡萄，又去超市买来三斤冰糖，当天就洗净晾干，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陶瓷瓦罐，又取来已备好的葡萄，如视珍宝般一个放入其内，倒入冰糖密封，静待它发酵后的奇迹。

偶尔路过它身边，看着它娇媚一日胜过一日的耀眼光。我知道我快要成功了。它就像我种下期待已久的花，许愿已久的梦，此时的它，花开正浓，艳丽明亮。

一月后的一日，我激动地打开封闭已久的罐子。如我所愿，阵阵酒香扑鼻而来，紫红色的葡萄酒让观为之一震，就是它了，和我所念、所想如出一辙。我爱极了这种颜色，喜欢这种小小的成果。

第一次的实验成功了。我拿来小杯略尝一口，那感觉如同夏日冰淇淋，冬日暖阳，有酒的味道，有幸福的感觉。

虽然我并不热衷酒事，但我喜欢、期待这个过程，而这过程，与任何人无关，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经验，都可接受，都是自己的专属印记。

葡萄园中话友情

■殷亚平

“怎能忘记旧日朋友，心中能不欢笑，旧日朋友岂能相忘，友谊地久天长……”当我们三个联系上彼此时，我脑中回旋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。

微信里，月说：咱们抽时间找茬玩去吧？月长年在老家专职内勤，任劳任怨伺候着一大家子人。彩以前是校花，人到中年皮肤依然白净，身材匀称，办事干练。我们三个是初中同学，毕业后各自有各自的人生轨迹，一年也见不了几面。葡萄园就在老家，已经有六十年头了，我才第一次踏进这座园子。彩曾是个本地领袖级人物，介绍起这座园子来如数家珍。园子主人十年前做手机、家电生意，人到中年，开始喜欢起田园生活，天南海北请教各路高手，从省里请来专家，说干就干，没几年，便把这座二百多亩的葡萄园经营得有声有色。

俗话说：葡萄好吃藤难栽。近十年如一日的付出，从弱不禁风的幼苗到长成健壮结实的褐色藤条，个中辛苦，只有园子主人和工人最清楚。近一米深、一米宽的条条沟坎里，蓬松肥沃的牛羊鸡等的有机肥是葡萄经年不衰的动力源。从铺设灌溉管道到张起塑料大棚，再到各种立柱、横

梁、铁丝、小棍、布条，然后浇水、捉虫、人工除草、打条、掐须、套袋、采摘、挑选……防雨防虫防旱防涝，一切都以绿色无污染为前提。

一直以为，葡萄是要喷波尔多液的，吃了这么久的葡萄，第一次明白了藤好叶好葡萄不用喷药也好的道理。设想，某个夏日清晨，草叶上还挂着露珠，弥漫的青草香中，竹制藤椅里，捧一本汪祺先生的文集，就读那篇《葡萄月令》。有人评价说：“（汪先生）将葡萄这小小生命一月一月写来，竟然写出了一个个生命的宁馨儿！”果园四季的美与先生诗意的淡泊、疏密有致的文字交织在一起，仿佛一幅美妙田园图。如果汪先生知道老家葡萄种植没有冬藏、春醒的流程，也没有反复喷药打药的环节，是不是会流露出欣赏的神情？

这是一片新兴的土地，水泥立柱周围葡萄藤蔓葳蕤、茂盛，葡萄架下青草如茵。碧绿草丛中，鸡鸭鹅们在恣意、快活地捉虫吃。林语堂在《眷恋我的童年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童年，我对于荏苒的阴历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，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一心想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。”此刻，我们徜徉在这座充满生机的园子中，阵阵微风袭来，顿觉心旷神怡。曾经的倒流时光



国画 甘露霖

子动作

与眼前的不惑中年叠加，往事历历，越过红尘岁月，回望少年最初的纯真，内心感觉仿若头顶的蓝天白云，飘逸静美。

曾置身于黄河岸边的有机葡萄园中，也曾走进城市近郊的生态葡萄园，与眼前的葡萄园相比，那种感觉好像隔了一层面纱，少了几分亲切。因了家乡水土的滋润，这里的一草一木与遥远的儿时记忆相呼应，不由人生出隔世之慨。友情深深深几许，时光匆匆何所惧？最纯粹的友谊是平淡生活的润滑剂，是身边青葱宽厚葡萄叶下的金手指葡萄，口感甜滑，有嚼劲、弹性刚刚好；是绿玛瑙般的阳光玫瑰葡萄，触鼻处，味蕾随之苏醒；是拥有健康黑肤色的美女夏黑葡萄，皮厚、无籽，一口下去嘎嘣脆；是黄澄澄、饱满浓郁的散发茉莉香味的醉金香葡萄，气息迷人……